



創造歷史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

Alex Callinicos

國立編譯館 | 主譯

萬毓澤 | 譯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創造歷史》處理的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問題：結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

作者廣泛援引了古典馬克思主義、英美分析哲學與許多重要的史學著作，企圖論證：行動者從自身的社會結構之中獲得力量，並藉由這樣的力量來「創造歷史」。換言之，結構在為行動者設下限制的同時，也賦予行動者改變自身處境的能力。本書處理的素材不僅廣泛而且深入，從分析哲學所發展出來的「正統的行動者」概念、柯恩（G. A. Cohen）的「正統歷史唯物論」，到以艾爾斯特（Jon Elster）、羅默（John Roemer）為代表的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再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與沙特（Jean-Paul Sartre）的重要著作，作者皆有條不紊地整合入分析架構，並以大量的歷史素材，充實社會理論，避免一般社會理論著作過於抽象的毛病。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台北市中正區（100）重慶南路一段61號7樓712室
☎ (02) 2370-2123 ☎ (02) 2370-2232
🌐 www.socio.com.tw

創造歷史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

Alex Callinicos

國立編譯館 | 主譯

萬毓澤 | 譯

©Copyright 2004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2007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07年9月出版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

Alex Callinicos 著；萬毓澤 譯

一版 - 台北市：群學，2007.09

面；公分，含索引

譯自：*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ISBN 978-986-82982-6-2 (平裝)

GPN 1009602398

1. 社會學理論 2. 結構主義 3. 馬克思主義 4. 唯物論

540.1

96014493

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

作者— Alex Callinicos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主譯

譯者—萬毓澤

總編輯—劉鈞佑

發行人—劉鈞佑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 3322-5558

封面—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電話：(02) 2952-0672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 8228-1567

出版—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7 樓 712 室

電話—(02) 2370-2123 傳真—(02) 2370-2232

網址—<http://www.socio.com.tw/>

電郵—socialsp@seed.net.tw

信箱—台北郵政 39-1195 號信箱

郵撥—19269524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ISBN — 978-986-82982-6-2

G P N — 1009602398

NT\$ 450

一版一印—2007.09

國立編譯館與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獻給 John Callinicos 及 Aelda Callinicos

Contents

中文版序言	1
序言	5
第二版導論	7
初版導論	43
譯者導言／萬毓澤	55
第一章 主體與行動者	89
1.1 三種行動觀	91
1.2 正統的行動者概念	95
1.3 人性：哲學人類學的必要	111
1.4 人性：道德、正義與德行	122
1.5 實踐理性與社會結構	132
第二章 結構與行動	139
2.1 社會結構的概念	141
2.2 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概念	143
2.3 正統歷史唯物論	160
2.4 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	179
2.5 結構能力與人類行動	198
2.6 歷史唯物論留下了什麼？	221
第三章 理性與利益	227
3.1 表現主義與詮釋學傳統	229

Contents

3.2 詮釋與社會理論	234
3.3 寬厚、真理與社群	235
3.4 效用主義的行動理論	257
3.5 利益與權力	270
第四章 意識型態與權力	287
4.1 集體行動者	289
4.2 虛假與意識型態 I	294
4.3 虛假與意識型態 II	309
4.4 民族、國家與軍事權力	324
4.5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	347
第五章 傳統與革命	355
5.1 革命作為救贖：班雅明與沙特	357
5.2 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	366
5.3 革命的合理性	380
5.4 革命與重演	398
5.5 受壓迫者的傳統	417
結論	441
索引	449

中文版序言

相當榮幸，我的《創造歷史》一書能以中文版的面貌問世。如我在本書第二版（出版於 2004 年）的導論所言，我之所以在 1980 年代中期撰寫此書，是爲了處理極爲迫切的哲學與政治問題，也就是社會結構與人類能動性之間的關係。我的目標，是避開兩種極端的錯誤立場：一方面，結構主義者與後結構主義者傾向將人類主體視爲支配關係的某種效應（effect），從而消解了人類主體；另一方面，主流英語社會科學界中根深蒂固的理性選擇典範倡議者，則將社會結構化約爲個體行動的非意圖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的論點是，人類是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是首創精神（initiative）的來源，而人類所擁有的許多重要力量，都源自於他們在社會結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生產關係）當中所處的位置。

《創造歷史》出版近 25 年了，我在書中試圖處理的議題，似乎仍與我們關係密切。在某種程度上，前述兩種錯誤的立場已經在主流論述中熔爲一爐了。一方面，全球化被描繪爲一種不可避免的過程，而人們所有的反抗都將徒勞無功；另一方面，當前正在發生的經濟轉型，卻經常被當成是許多活力充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人努力下的結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L. Friedman）最近所寫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便同時表現出這兩種趨勢：他大爲讚揚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中國與印度的興起，因爲它逐漸抹平了全球經濟的差異。

但事實真相並非如此。全球經濟的不平等相當嚴重，且正在擴大。這反映的是，生產性資源的使用機會，在全球分配得極不平均。雖然中國沿海已成爲全球生產的主要中心之一，但情況並未因此而改變，因爲伴隨而來的是中國內部社會與經濟不平等越來越嚴

重。進步知識份子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去瞭解全球資本積累過程的結構與趨勢（而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其中最重要的徵兆），並分析此一過程與地緣政治的競爭、帝國主義權力的確立——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來，後者在西亞採取了如此具有威脅性的形式——之間的關係。

我在《創造歷史》中所探究的哲學議題，似乎與這些全球政治經濟的問題不太相干。然而，去瞭解政治行動者能夠在什麼條件下形成，卻是當前迫切的問題。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批判的資源》（*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一書所言，不少激進的哲學家，最著名者如巴迪烏（Alain Badiou）、內格里（Antonio Negri）和紀傑克（Slavoj Žižek），近來已開始積極處理政治主體性的問題。而且這也不只是哲學問題而已，國際間爭取另一種全球化的運動——始於美國西雅圖、義大利熱內亞（Genoa）的抗爭，集大成於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正在透過實踐來探索：彼此互異的行動者要如何才能夠攜手奮鬥，來共同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議程以及帝國主義戰爭。

我並不認為我在《創造歷史》中所發展的抽象哲學論證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儘管如此，這些論證（包括我在第二版導論中補充修正的論點）對我來說大體而言似乎仍是正確的。因此，它們應有助於更加理解我們必須投入的政治方案的各種理論前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認識到：實際存在的事物（*what actually exists*）並沒有窮盡社會的各種可能性。用世界社會論壇的話來說，「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們能夠和平、正義地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而那樣的世界不受市場邏輯的支配。在一段非常黑暗的時期中，在柴契爾夫人掌政的高峰期，《創造歷史》試圖藉由證明人類能夠集體地變革社會結構，來拓展人們對社會可能性的認識。現在，在這個同樣黑暗、某些方面卻更帶有希望的時刻，我很高興能夠將本書呈現給中

文世界的讀者，而我知道，你們將在理論與實踐上對解決人類能動性的難題貢獻匪淺。

序言（1987年）

這裡涉及的人，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

ix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資本論》（*Capital*）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讓·黑諾瓦（Jean Renoir），《遊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

以上引用的兩個句子界定了本書的範圍。第一句是最為結構化的馬克思，關心的是人類所身處的客觀關係，嚴格地將個人的觀點與意圖抽象掉。第二句則出自一部電影，這部電影的成就之一，是以同情的方式將一群雜異而相互衝突的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重建起來。雖然黑諾瓦的評論所代表的是本世紀重要藝術家的拍片取徑，但也可以用來代表與馬克思最為對立的社會理論傳統（韋伯是其中最偉大的代表），其任務不在於揭露社會結構，而在於理解人。本書試圖確定，在何種程度上，這兩種觀點（結構性解釋與意向性理解）可以並行不悖。我的目標不是去抹煞兩者間真實的差異，或用一種膚淺的混合折衷來代替，但對我來說，真正具有價值的社會理論絕不能缺少這兩種觀點。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尤其如此，畢竟馬克思主義宣稱人類有能力掃除數千年來的剝削與壓迫。至於我所嘗試的調和是否成功，可留給讀者來判斷。

x

以下要表達謝意。過去十年來，英語世界的社會理論收穫相當豐富。我很感激那些願意躬身實踐提供鉅型理論的人，如柯恩（G. A. Cohen）和紀登斯（Anthony Giddens），他們讓別人（例如我

自己)能夠以較為缺乏創造力、較輕易的方式來批評他們的想法。本書餘下的章節,可以清楚看到他們所提供的刺激。

還有許多人幫了我的忙。赫爾德(David Held)一直是一位模範編輯——耐心、同情而嚴格。羅森(Mike Rosen)對前三章草稿提供了頗有助益的評論。哈曼(Chris Harman)閱讀了整份手稿,寫下了詳細且激發思考的註記,但我在定稿中不知感恩地穿插了我對他觀點的批評。部分章節的草稿曾以論文形式發表於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的政治理論工作坊,感謝在場提供意見的人。我也很感謝約克大學哲學系的成員,讓我在寫作本書時度過相當開心的一年。

最後還要表達兩份謝意。我要感謝賽登(Joanna Seddon),她讓我觀察到歷史學家幾乎擁有煉金術般的能力,能將檔案中的舊文件轉化為曾經活在世上的人們的鬥爭與熱情。但我是從家父與家母身上學會了要重視歷史,並看到歷史與自由之間的關聯。因此,我將《創造歷史》獻給我的父母。

第二版導論（2004 年）

脈絡

《創造歷史》出版於 1987 年。當然，它的筆調，或許包括實質關懷，似乎都屬於一個一去不復返的世界。對此，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與政治脈絡有關。我寫這本書時，正值 1986 年的春夏，而 1984-1985 年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才剛剛結束（沒錯，《創造歷史》大部分的構思與寫作比罷工來得早，但因為我以《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記者的身分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報導罷工，並與別人合寫了一本關於礦工鬥爭的書，因此耽擱了寫作）。¹ 這場罷工，及其在柴契爾夫人鎮壓下所遭受的挫敗，不論在象徵意義或實踐上都引起了全球的共鳴。它代表的是一種特殊工人運動的終結，以及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的明顯勝利，後者一方面殘酷地全心致力於利潤極大化，一方面悄悄成功動員使個體渴望成為充滿佔有慾的消費者（*possessive consumer*）。

xiii

因此，如我在初版導論所言，《創造歷史》的直接背景便是挫敗。礦工罷工期間，我剛好讀了希爾（Christopher Hill）的《挫敗的體驗》（*The Experience of Defeat*），雖然當時我拒絕接受這種結論，但書中描寫到不願妥協的共和國國民在 1660 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所面臨的困境，卻與我自己後來的處境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然而，當時的政治形勢其實沒有表面上看來的黯淡，此外也影響了《創造歷史》的寫作。1980 年代的特色，是新興快速工業化國家興起了新的工人運動，如波蘭、南非、巴西和南韓。雖然其中最著名

xiv

¹ A. Callinicos and M. Simons，《大罷工》（*The Great Strike*）（London，1988）。

的一支——波蘭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被擊敗了（而且，團結工聯於 1980 年代末期復甦時，竟然泰半墮落成共產主義垮台後新自由主義「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 的工具），但這些運動的確代表了非凡的政治實驗。它們都提供了狹義的階級政治與非階級的意識型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宗教）交互影響的例子。1986 年 1 月，我造訪南非，當時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運動正處於高峰，便讓我深刻理解到這點。那一次造訪南非的經驗，以及這些新工人運動所提出的更廣泛問題，有助於形成《創造歷史》第四章、第五章中關於意識型態與傳統的討論。²

這本書的政治背景雖然相當複雜，其中既有挫敗，亦有復興的成分，但仍與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相去甚遠。在智識上或許也是如此。受 1960 年代晚期與 1970 年代早期的運動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大大復興了，就許多方面來說，《創造歷史》便是針對這場復興所提出的相對遲來的回應。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復甦是在兩個日期之間所展開的——1965 年出版了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保衛馬克思》（*For Marx*），以及由阿圖塞及其學生共同完成的《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1978 年則出版了柯恩（G. A. Cohen）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阿圖塞與柯恩的著作，都在哲學上仔細處理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論述，但兩者的解讀大異其趣。阿圖塞的介入，是更為廣泛的法國反人道主義（*anti-humanism*）大進攻的一部分，這種反人道主義還與許多人有關，如巴特（Roland Barthes）、拉岡（Jacques Lacan）、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而阿圖塞則刺激了

² 亦可見 A. Callinicos，〈改良與革命之間的南非〉（*South Africa 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London，1985），尤其是第 4 章。

大量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出現；通常這類著作皆無法苟同阿圖塞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但這類著作的作者都同意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重要**的——而且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種理論對當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與學生的鬥爭，以及第三世界的反帝運動來說，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柯恩的書雖然構思寫作多年，代表了英語世界中某種版本的分析哲學與我在《創造歷史》所謂正統歷史唯物論（orthodox historical materialism）之間的一種非凡的、高度個人風格的交會，但它出版時，卻已屆馬克思主義百花齊放的尾聲。1978年的確是阿圖塞所宣告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這場危機，在他的家鄉法國以及義大利尤其嚴重。主要的後果，就是產生幾年後逐漸為人們所熟知的後現代主義，而後現代論述的一項重要前提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上與政治上的破產。³

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知識舞台上的潰敗，並不表示柯恩的作品也跟著被拋棄。英語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爬升到法國和義大利那樣的高度，因此摔得也沒那麼重。《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出現時的英國，主要受到湯普森（Edward Thompson）在《理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中對阿圖塞的猛烈抨擊，以及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中的精緻答覆所影響。這場交流，特別突出了史學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當中的重要地位——包括湯普森、希爾、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希爾頓（Rodney Hilton）、盧

³ L. Althusser, 〈馬克思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Marxism*），《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1978年7月。阿圖塞在〈極限內的馬克思〉（*Marx dans ses limites*）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這點，但一直到他過世後才發表於《哲學與政治文集》（*E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兩卷本，Paris，1994-5）卷1。我在《馬克思主義還有未來嗎？》（*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London，1982）與《反對後現代主義》（*Against Postmodernism*）（Cambridge，1990）中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及其後果。這段歷史脈絡的精彩重建可見 C. Harman，〈上一場野火〉（*The Fire Last Time*）（London，1988）。

岱 (George Rudé)、薩維爾 (John Saville) 等人。這一整套 20 世紀下半葉發展出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或許讓英語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比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更具穩定性。安德森等人首先注意到 1980 年代馬克思主義知識重心的轉移——跨越了英倫海峽，並確實逐漸跨越大西洋，因為龐大而豐富的美國大學體系驚人地容易接受激進知識份子。⁴

1980 年代，英語世界馬克思主義最為著名的發展趨勢中，有不少部分是去回應柯恩的著作。柯恩的知識計畫，以及他追求這項計畫時所展現的技巧與想像力，激勵了人們利用英語學界的分析哲學技術及主流社會科學，來發展出足堪捍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命題。這種分析馬克思主義 (analytical Marxism) 主要採取的形式——特別是艾爾斯特 (Jon Elster) 和羅默 (John Roemer) 的倡議及提供的範例——採納了方法論個體主義，也就是說，認為社會結構可以化約為眾多個人所採取的行動的結果。並不讓人意外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大部分內容 (尤其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證明難以契合這種架構。也因此，隨著 (後來為人們所知的) 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許多倡議者後來徹底離開了馬克思主義。⁵

《創造歷史》頗為深入地處理了分析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理性選擇的版本。但若以為《創造歷史》只是想批判這種馬克思主義學派，那就錯了。如下文所言，《創造歷史》所試圖回應的問題情境

⁴ 見 P. Anderson, 《歷史唯物論的軌跡》(*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1983) 及 A. Callinicos, 〈英國馬克思主義往何處去?〉(Où va le marxisme anglo-saxon?), 收於 J. Bidet and E. Kouvelakis 編, 《當代馬克思辭典》(*Dictionnaire Marx contemporain*) (Paris, 2001)。

⁵ 優秀的概述可見 M. Roberts, 《分析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 (London, 1996)。柯恩起初雖然抗拒, 但終究擁抱了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 見〈2000 年版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2000 Edition),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2nd edn; Oxford, 2000)。